

推

篷

寤

語

推蓬寤寐叙

謹見同年園子叔夜亟稱中條
李君多也敦行實博學紛紜
道者至博涉典籍特其儲云爾
耕於生平每安語余聞竊嘆異
之次余臥病山中杜門且十餘
年而中條君忽持其所著推蓬

寤後時余之文而讀之大都皆脩

德治身之要且程聖鑑多而叢

明如論易損象曰念高如山恐

深似澤論孔子戒之在闕曰不

必闕殆終有勝心即自傷和此

皆先儒未發之旨至世所趨為

無闕理性者一切目為好物件

哉其言之也君好讀書印裨官
曲藝亦皆究心乃旁及二氏取
其言之近理者折衷於多儒之
教不惟使學者不眩於西俗而
誘掖造就之言默寓其間迺毗
以之篇又孤商確時事切中利
病尤足窺君用學之具嗚呼是

不足成一字在乎在昔藝文之法
續墳典正索印以著聞當時而
矣如鄭僑邇不知為政之道然
則叔桓之亟稱於君固有以也
君之先大夫海樞先生嘗留心
當世每汲及時務輒為追叙本
始考究得失如孫河汪海齋

不能休余從旁聽之亦為忘倦
乃不究其用而以貽君之學
善有所受之如余生多他長非
性嗜學每與辨夜剖析疑義
授而見辨於生徒今觀中條君
此刻庶幾與廣陵教同調矣卷
末後載殊於遺篋每條余多有

幾焉故為述今昔所聞見者如此
此乃若寤悟之義則余方在寐
中未足以知此也

陸慶辛未冬十一月吉旦南涓

李昭祥書

推賞之實證引

大史公云富貴而名磨滅不可
得此唯個儻非常之士猶馬
左馬李杜淪落不保而左馬
家之迺千古蓋以尉玉之潭昆作
者首選述之乃與經綸乎之豪
人偉夫不妻之趨至則必秉之
史以籍不秉之史籍不必發之

宗逸者以奇在奇 硃不羈之才也
迥今漢元薦氏推遂寢漢則
見在綜太玄之遠字雲海冠河
說苑之奇句更生子程窺象同
之真而伯陽讓洞此化以奇
硃不羈之才不試之麟 甚史籍
而僅抵之志宗逸 旨在耶 結
志元為氏家學之傳則有大

父鶴峰子濟乃翁海樓憲副翼
裘雲燦譜業星煌為之毓其
菁華而遺之以當世朗照如夫
以允為氏之才使一躬矯然坐
馬馳乙樞未幾姑以一生嘔頓
壺品咀英掇實炳矣如是已非
自至江湖岑寂以汝之好之得
之者為此大史公所以必陽之個

僅非常之士之在馬純君子亦之
於擅也也余固務重允薦氏之
弭贅之步簡屐以女品評次
第參較如朱覃思高採舒
之寤之子前叙詳之美余之
三

錢志學聖初甫識

推篷寤語自敘

舟之亡所見者篷蔽之人之懵所知者窹障之舟
匪篷則丹厓碧流在望矣人匪窹則開戶發牖昭
如矣非心目不及也物翳之也物翳去則心光目
色朗然鬯矣余夙慕古人奇節軼行操鈴槩以干
有司之知恒欲稍稍施用於世顧性拙命奇迄不
如志馳逐而不知止久矣夫余之寐也歲庚午始
捐舉子業謁

天曹選將從遊搢紳先生以求通余窹焉挂帆北征
時適春莫每推篷坐舟次縱觀淮徐齊魯之風物

仰瞻太山之磅礴北顧黃河之奔流蓋天下之大
觀幾得其半矣迺喟然歎曰偉哉山川天其假此
以通余之曠曠耶夫六藝之圃至廣道德之淵至
深其高達于無上其卑入于無下藏若江海達若
康莊學者曠然而通爽然而明則內外之分弗淆
榮辱之情靡忒卽鍾彝竹帛猶且與吾性不相涉
入也況乎挈量進退于咫尺間哉余自少迄茲鑽
研故紙汎濫諸家窮晝夜之力不廢且濡染先公
遺訓咨訊先達名言孜孜惟恐不逮者歷廿餘年
矣茲遊也迺因舟中多暇攄夙昔所知解表見古

今嘉聞懿行可垂世則者間附已意形之楮素累
數百條總若干卷庶幾哉啓昔之寐而爲今之覺
乎雖然昔人有言夢中說夢自以爲寤矣匆匆然
與人言之不知其尙寐也余之寤也母乃類此其
方夢也不自知也夢之真醒也不自知也同余夢
者亦不知也惟先覺者知之今學士大夫高明俊
爽輝映先後其於道德間奧固有神悟而心解矣
余也幸觀太山之崇高與黃河之縈帶且仰觀
天子宮闕之宏麗矣而非求如歐陽子之文章與韓公
之才抱若蘇子所稱者以盡余之大觀則又烏能

自己也因名曰推篷寤語以俟當世之先覺君子
峇

隆慶庚午四月既望雲間李豫亨元薦甫敘

推篷寤語目錄

卷第一

測微篇 上

測象緯之微

測形炁之微

測神鬼之微

卷第二

測微篇 下

測人性之微

測物理之微

測定命之微 夢兆附

卷第三

原教篇 上

原空寂之教

原清靜之教

卷第四

原教篇 下

原因果之教 輪迴附

原養生之教 胎育附

卷第五

本術篇

本堪輿之術

本醫藥之術

本卜筮之術

本星相之術

本方伎之術

卷第六

還真篇

還本性之真

還倫理之真

還世路之真

還奉養之真

還游覽之真

卷第七

訂疑篇

訂禮樂之疑

訂名物之疑

訂文史之疑

訂遐方之疑

訂山川之疑

卷第八

毗政篇_上

毗任用之政

毗輔理之政

毗阜民之政

卷第九

毗政篇_下

毗國計之政

毗邊備之政

推篷寤語目錄_畢

天水趙謙光曰始先生之論著是書也隨得輒書未嘗以類相從猥以校讎辱不敏得受而讀之校且竟析其書爲篇者六以象陰六之數析其篇爲卷者九以象陽九之數又析其篇爲類者三十以象三十幅共一轂之數總計爲章者五百五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天數五地數五因而什之爲五百五十而其數適相脗合也編成以復先生先生矍然曰鄙人惡足以當之哉迺于篇端各弁之小敘于是類別義明爛然成次矣是書傳且不朽謙光不竊有榮附哉因識詮次之顛末如此云

推篷寤語卷之一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

上

元薦氏曰究至理若探重淵愈探愈深淵乎微矣
孔氏歿而微言絕三代以還世所稱通微之士或
鮮然天雖高以管窺之則以管得海雖深以蠡測
之則以蠡得理何嘗扞人而使無間入哉不揆淺
鄙每希臆度玄遠時時有睽隔輒廢寢食以思曰
思能通微豈欺我哉于是思之至深日月居諸積

有鄙見爰紆簡牘爲測微之篇

測象緯之微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爲霧又云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董仲舒云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淮南子云天之精雷電風雨也又云電激氣也雷以爲鞭策又云天之淫氣則成虹大戴禮云霜陰陽之炁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王充論衡云雲

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
雪雨霧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
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露河圖云赤水
之炁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亂則爲霧爾雅云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虹陽氣之動
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注考靈曜云日旁
氣白者爲虹元命苞云陰陽交爲虹蜺侯鯖錄云雨
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雲漢
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觀此諸籍猶可考
信若橫渠正蒙之言特臆度耳

先儒謂陽在外陰在內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
在外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陰陽和而成雨
此非實際若風雷交作雲雨竝至將何以爲解大抵
雲霧風雷雨澤皆一炁之所爲作也氣之奔騰凝結
小聚則爲風雨雲霧大聚則爲雷霆電至大則爲
驚雷飄颻至小則爲煙嵐霾霧雖皆陰陽之炁所成
而非如先儒界限之瑣瑣也余嘗駐舟江干早見一
江煙霧霧散則風隨之起風少息則雨至于是知一
炁所成不可分晰太過

古今稱日月爲二曜然月受日光曜非月出月不足以

配日猶地不足以配天也竊以天地間物惟火日爲外光月水爲內光然日者火之精陽燧可以取火火固日之餘也月者水之精方諸可以取水水固月之遺也外光者主播施內光者主翕受陰陽之義也寔不同其位置矣道家以日光月光星光爲三光則其光曜不相比倫其取義尤妄

日月薄蝕自有定數非關人事然天道變於上則人事亂於下氣數使然也若君臣修德則天道雖有薄蝕人事原無變亂故謂之弭災非人主修德宰執修政而日月遂不蝕也亦有當蝕而不蝕者亦觀其所蝕

分數之多寡何如耳若蝕數多庶可爲人事感召若蝕數少只是陽光照耀人目短不能見也

天雖日光大明而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也天雖日光焦灼而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也觀日食旣則星見中天日方晏則露潤禾黍是已以此知上天之心雖昭昭小明亦不棄於覆蓋之下以共成照臨之功而雨露之滋潤苟烈日方間則恩及之矣天心之仁愛萬物以此可見

景星慶雲和風澍雨甘露玄霜皆世稱天應之瑞有之乎曰此皆和氣所鍾也若人事乖戾天地之氣舛逆

卽諸變異應之于是有大風注雨洪水亢旱及之矣
然人主之知戒也固當因災變而加謹尤不可因禎
祥而遽怠天地之仁愛也固因人事闕失而加警尤
不因人事已修而忽戒

天之氣下柔而上剛愈高愈清愈剛故在上有日月星
三光千古不毀剛故也昔有人至天盡處耳中聞剛
風旋轉有聲是也地之氣上柔而下剛愈深愈堅愈
剛故在下如江湖之底深山之谷多堅剛始皇葬驪
山起墳深入黃泉至三百丈鑿之不入燒之不禁始
皇詔橫行三百丈乃止可見深處最堅剛也今人稱

神人仙真者亦止浮游虛空九天之上不能到九地之下不能入剛炁所限隔也日月星辰則盤旋於剛氣之中周旋上下運行不息昔人取喻雞子今之雞殼其一元之剛氣乎

昭公時慧星孛於大火占者謂宋衛陳鄭當有火災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當同日而火若我用瓘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也鄭竟不火然則分野占驗其未可信也然太白食卯竟兆長平之慘太白晝見卒有喋血之禍則以天兆其亂而人適逢其變也若天道雖兆災而有子

產之修政則何禍之有焉

昔有海舶過南番貿易經海心深闊處日中忽雨霖霖
篙工曰此鯨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水若雨耳因
悟地中有水天地之氣訢合則地氣載水而升濛濛
成雲布之清空倏然而雨氣盛則雨多氣薄則雨少
又薄則成霧與海鯨噴氣水散於空而成雨相似况
水之騰空亦不甚高數里之外氣所不至則雲不瀰
漫雨亦不降若氣盛雲遠則雨亦大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更有異者異苑云晉陵薛願義
熙初有虹飲其釜澳喻響便渴願輦酒灌之隨投隨

呻吟語卷之二
咽祥驗集云韋臯鎮蜀嘗宴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
忽虹蜺自空而下垂首於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
霏然若晴霞狀審如是則虹有物能飲食信矣但虹
本陰陽交接之氣著爲形色倏忽卽沒何以卽成物
相能飲食此殊可怪殊不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
地之氣一聚則成形象生動如雨之蛟龍雷之雷神
虹之虹蜺風之風母殆不可以常理論如花纔含香
則有蟲花方開則無蟲可見只是氣聚

凡十章

測形炁之微

天下之至有力者莫若水雖萬斛之舟千鈞之石載之無難以體柔而用剛故也故水之流下淙淙然聲聞數里搏而躍之則怒而過顙性之剛也火則體剛而用柔故一毫不能承載雖燎原之勢可得撲而滅性之柔也雖然水可受火火不可以受水注水盈鼎以火烹之則沸以手探沸湯則灼而焦爛火入水中故耳火則杯水可救隨注隨滅水不能入火故耳以此可以辨水火之性剛柔之別

天地間有理斯有炁有炁斯有形是炁者形之始也五行之言土卽四大之稱地五行之言水火卽四大之

稱水火但五行言金木而四大所稱不及者木卽水之液金卽土之精耳木金既有形可見安得復化而爲物故丹經曰旣已化爲質矣欲復化爲物不亦難乎哉四大之稱風以無形也或曰地之質大矣安得謂之無形曰地者氣之聚也萬物皆生於土化於土謂之非炁可乎記曰地載神氣神氣流形庶物露生五行皆能生物惟金不生克木故也凡山有金礦銀礦與銅鐵錫諸礦大抵皆是童山不生草木然五金出世久亦能化仍歸於土如銅之綠鐵之屑錫之灰是矣非獨銅鐵錫也銀見火則耗金土會則黃皆化之

漸也久之亦能漸滅道家謂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
實此比身中金剛不壞之體非世金之論

土雖質巨曝之則燥水雖浩蕩煮之則耗火滅則息風
靜則寂自有質復歸於無質也故有質可見者萬物
之形也無質可見者氣之本體也始自無而生有復
自有以之無生生化有有無無安有終極不過一
氣之聚散耳

或問洪範演五行曰水火金木土其後太極圖因之予
何獨稱釋氏地水火風之說曰洪範之演五行自形
炁之微著而言也釋氏之言四大自未有形而言也

未有形所以爲形之主若一有形則炁凝而不化安得復化而爲物耶惟釋氏所稱四大則皆屬於炁不入於形惟有是炁故有是形物以之成人以之靈昆蟲以之而化生此所以爲萬形之主宰也言四大則五行在其中矣

水與風一炁也水能負重而風不能負重者水重濁有形風輕虛無形故耳水之濁者爲土土之大至於無所不載土之堅固者爲金金則氣不敗朽萬古如常不特負重而已此清濁浮凝之辨也雖然西域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

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然則制器得法風固可使負重也與

金遇木則鳴木遇火則焚水遇水則急金遇土則凝以其種類雖分而其源同出於一炁故耳然五行之炁常不相離一行之中又各具五行如土之爲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爲石擊之得火是也至如木之爲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灰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卽金金之爲物溶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之所在則山童卽木以至萬物非水不生

木金土火孰非水之所生也萬物非火不化木金土
水孰非火之所成也要之品類雖殊其炁未嘗不流
通善觀物者能求之無物之先則一元生生之理在
吾領會中矣

土與水元是一炁常不相離地中未嘗無水高則不見
水而見土至高則為山為嶺剛則為石卑則不見土
而見水至卑則為海海之下雖至深未嘗無地山之
高雖絕頂未嘗無水以其兩相附麗也如人之血肉
亦自相依非血則無肉非肉則無血

一元之內惟一炁而已炁之屬陰而有質者為土為水

土水之中土屬陽而水屬陰炁之屬陽而無質者爲風爲火風火之中風屬陰而火屬陽土深則有水水澄清則有土水與土元不相離也火熾盛則生風風煽颺則召火風與火元不相離也就四者而論之則土水主沉下而風火主升上土水主凝定而風火主流麗土水主濕寒而風火主燥熱在人身則土水主血肉而風火主氣息土水主澄靜而風火主運動土水主收斂而風火主發颺又合四者而論之則土水能留風火風火能戀土水合而成形土水挾風火則剛風火挾土水則柔合而成質及其解散總之仍爲

天地間一氣耳始焉無質終至於有質合而有形復散而無形萬物何有常哉今人見地水火風體氣各殊豈知其中固流通而無所拘滯耶變易而不可爲典要耶非獨如此凡天下有形可見者皆化而爲氣無形可見者皆化而爲形形氣相禪無有止息陵谷變遷安有窮已惟知道者識之

兩物相軋則成聲兩物相盪則生光兩物相摩則成火兩光相照則成水風土相煽則成塵識境相合則成夢形光相射則成影水石相激則成泡雌雄相交則生人物水火相結則生禽獸無兩則一不可見物未

有不由二而成者也一者太極之體也二者陰陽之用也宇宙之內有太極而無陰陽則天下無可見之諸相矣故曰一故神兩故合一與二謂之三故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休歇

衣搖空得風可以知氣之無所不在物噓氣得水可以知水之成由於氣故知水之爲物一氣也風雲鬱興雨亦隨至氣之所鼓也水之積則爲江湖非獨水也日中見塵埃飛揚不息則知塵卽是氣但是氣中之濁耳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塵閒房閨室久則塵埃蔽之塵之積則爲土阜嘗見天色晦冥雖無風塵亦

騰驤蔽障氣之動也非獨土也虛室生風苟乘其隙則面面俱有風射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風風之積則爲巨颶非獨風也鑽木得火擊石得火照日得火懸珠得火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火人亦有火物亦有火火之積則爲燎原是知地水火風一氣也四大和合而成人雖品類至微亦不能外地水火風之氣而生

凡十一章

測神鬼之微

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之謂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之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名義備矣然不知其所以神也適得儒先之論云一物神譬如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思慮擬議而後覺也不覺頓足醒悟知此則知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之義則知齋明承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義

天地之氣聚則靈不聚則不靈聚則明不聚則不明故風雲雷雨之氣聚則靈明而搏擊之威震動矣水火土石之氣聚則靈明而嶽瀆之神顯相矣手足腹心

眼耳鼻舌之氣聚則靈明而心上之經綸顯設矣故搏擊威震未嘗滂善惡也嶽瀆顯相未嘗昧淑慝也經綸顯設未嘗失仁義也若雷雨少氣聚亦少山川小則氣聚亦小人物細則氣聚亦細其變現亦不同凡靈明之炁非獨大風大雷大雨大江大河大山大地有之凡氣之所聚如大宅院大宮室大營壘大官府其成也若或相之其散也若或推之非偶然也不獨如此凡人大興作大舉動大建造大更新大聚會大喜慶皆有神明主乎其間其犯也能禍之其順也能福之殊非浪語

凡關榮進戰伐之事動集數千人者則皆氣聚而靈默有鬼神司其予奪非偶然者故蘇子之於方叔猶不能私以科第而豆腐聞應死之兵亦不陣亡於他境也如此則常平之坑卒南陽之貴人豈獨非命也哉語曰長平坑卒豈皆命犯三刑南陽貴人豈是盡逢六合其亦不明於命之玄機者矣

天地間神明布滿虛空非必殿宇土偶所在今人望土偶則致敬在平居屋漏之時則否是未知神之所爲也殿宇土偶所在或反爲淫鬼厲神所依附要索血食未可盡信武當號名山前歲有進香人甚虔自紫

霄遊五龍宮挈一僕與一道士以從半途虎負道士
與進香人去止存一僕號泣而歸武當山虎俗謂之
巡山虎然則進香人誠潔雖未可知彼道士者何以
死哉

襄毅公高夫人戒諸子曰汝父一生守正不阿是以權
奸雖欲加害而竟無禍患人正神祐未必無謂汝輩
但居官勿妄進取處家勿妄作為則自可以致福比
我所目見汝父者汝慎勉之噫人正神祐語誠有見
所當服膺

庚巳編范益精於脉藥仕元為大都醫官年七十有老

嫗請治疾欲往西山以老辭老嫗攜病女至皆少艾
益胗之曰何以俱非人脉嫗吐實曰妾實非人乃西
山老狐也知公神術故來求救耳益曰濟物吾心也
固不爾拒然禁城中萬神呵護爾醜類安得至此嫗
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故吾輩
不妨出入是時

高皇帝已龍潛淮右云觀此則王畿所在神明呵護妖
類固不得而蟠據也

神明在空觸之則感金石在懸叩之則鳴人於平時或
未覺也若遇水火危急或負屈至極者則神明時時

顯現厥有明徵吾鄉有一惡奴忘其名其主父死主
二子方貧薄僕之父子反饒裕設宴賀生而不及其
二主二主當衆辱之奴父子銜恨誣駕以盜欲絕禍
種解官被刑慘毒自誣服二子仰天呼曰寃哉我實
非盜而何使我至斯極也是日公吏數輩押赴其家
搜贓杖奴父子已潛置贓杖於其家矣晚宿春申江
真武祠下賄公吏綁縛二主於柱方臥聞其子覺巨
蛇緊纏其足大叫衆起視之投蛇於甕用紙密札其
口待明視之則朽繩也衆始知其寃以甕解官寃遂
白是時郡守軫峯熊公令取父子於獄命市衆得共

擊之須臾而斃

人見山之崩川之竭與夫人物禽蟲之異形者率詫以爲怪不知苟有形可見者皆有神氣充乎其間亦有知覺運動非直塊然無知識者山氣走則崩水氣空則竭人物禽蟲氣乖戾則爲幽怪亦理之常故土亦能生山亦能移石亦能長水亦能決鍾亦能飛石亦能立神木無祭祀封爵則不行麒麟騶虞鳳凰神龜靈芝非國氣家氣盛旺則不生皆有神主乎其間也人以物視物故窒而不通聖人能以神視物故變化不窮通於萬物之性

余嘗問客曰天地有知乎曰不知天地無知乎曰不知
客問於余余應之曰有知曰何以知天地之有知也
曰以人與物知之天下之事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
其源視其委人者天地之子氣也物者天地之委和
也民所以能視聽聰明者非人自能聰明也天假之
聰而人得以爲聰天假之明而人得以爲明天地得
其全而人得其偏天地得其大而人得其小耳人知
人之聰明而不知其自天地之聰明中來然人之聰
明猶滯形器彼天穹窿在上彼地含弘在下何物之
聰明似之一聽而迅聞四遠一視而朗照十方所謂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非誑語也不媿屋漏君子尚知
慎之

鬼物之假託非獨生人也卽如世間崇奉諸佛諸神塑
像大都鬼物所共依附顯見福禍以要崇信殊不知
諸佛諸神俱以虛空清靜顯化世間接引濟度迷蒙
豈逞胸臆以施福利降刑禍於善類也此必無之理
吾夫子敬而遠之之訓真千古不可易也

世有鬼物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多假託名公卿才士
人以要香供索廟食大都依約故態造作前言宛若
其人復生及究其真則實非其人也然則所謂其人

者何以寂無所見而鬼固能託之以爲資也蓋生人
在世聰明正直英雄豪偉之士死則復入陶鈞沉滯
而爲鬼物者蓋少惟世間有一等淫厲之氣魑魅魍
魎之屬自能爲鬼或有負屈銜冤之人浮遊虛空與
聲塵相爲上下者亦能爲鬼固非與世間正直英雄
之氣可倫比也明理之士尚其察之辨之勿惑

鬼物以術煉致之又能使附耳而爲報縮地而爲近寄
人而爲夢空中而使言能使負重能使移物能使飛
砂能使代杖能使魅人能使成江河能使成丘阜能
使身飛走能使致水火種種不可說皆鬼物之所爲

也此等事世間多有然不能以正則反爲鬼所侮卒
爲鬼斃此費長房所以見殺於鬼也此又學術者所
當知

妖鬼之附人吾目見有二事其一徐氏女年甫十五六
頗有媚色一夕夢數官府乘轎馬簇擁而來呼而與
語欲令同去彼女堅執不往明晨沐面卽照見水中
有官府張蓋者如昨夢數日復見夢挽手書字於臂
厥明見左臂側有二夫人三字紅如血染不半載其
女暴殂其一女巫年十五同母嫂車戽水次忽爲鬼
附凌水而歸衣履竝不沾濕歸而斷其織家以爲狂

也不復顧一日出至水次有神像版自水浮來近女
女取之歸謹事之不數月遂有衣飾之饒鬼語病家
使請致之竟爲巫斷疾患頗驗其餘耳聞爲鬼所憑
者不可勝數也姑記之以俟明達者詳焉

嘗聞有一妖鬼挾人魂而遊行者約與同往數百里外
觀一美女凌晨而往令魂閉目恍如在人屋簷上行
頃刻卽至其地美人方熟睡彼此共觀讚嘆少焉天
色幾明仰見虛空中滿空神明不敢行隨隱寺前旛
竿之側竟日日將沒時方盛暑與魂約至寺前水池
沐浴方入池見金甲神人操鐵錘錘之遂隱入水中

少頃天暮乃得歸大抵鬼物俱不敢晝行以晝有神
明故也想吾人所見日月照臨神光晃晃赫赫者非
鬼所謂神明者耶卽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已

世傳鬼物能先知人貴賤禍福此未必然蓋緣貴人多
有陰神隨侍福神多有善相相從鬼物見其侍從故
能先知其爲貴人也昔有貴公微時過廟鬼見輒避
匿夜託夢巫者云能爲我立一屏廟前庶可得安巫
問故云彼貴人有陰神隨從我輩不敢見神也巫爲
立屏復夢來謝如此則鬼非能知貴人能見貴人之
擁護耳

一人能爲一鬼萬人能爲萬鬼則鬼充塞天地矣一物能爲一鬼萬物能爲萬鬼則鬼彌綸宇宙矣故知一元之炁升降上下凝聚而爲人及其散也復入陶鑄而爲人與物惟平生修心煉性曾下工磨煉者其氣堅固卒不易散亦有投胎奪舍者以及英人傑士聰明正直雖不修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亦能游行鑒觀四方常住不散理亦有之下此則臨死負冤銜恨之子非有慰解亦不消散但鬼亦有飢餓窮苦諸厄非如莊子所謂南面王樂者觀其要索施食焚楮可見大抵鬼不託化亦其苦趣

鬼物之變態不常頗窺傳記時有相類者可以見其情
狀也有魑魅魍魎之怪其形甚巨而長望之有形卽
之無踪遇之多致凶禍此天地間之淫厲氣也有人
死而成形者夜遇之多爲所壓口鼻塞土或時致死
遇人則鬼物遁去可救有物久而成精者凡物在世
年久得人精多率能成怪如草木器物之類可躡蹤
而得斧碎火燼則除有人死據丘墓以爲宅者夜遇
其處多見高門巨室陳設盤飭其僕從卽冥紙從人
爲之明晨始知墓處有人死爲魅以迷人者精氣未
散婦人遇之多病狂惑歌舞目見其人之至而他人

却不能見此可以靈符鎮壓而除又鬼物夜遇人則
隨之行伺便魅之人有覺者卽緊抱之或堅負之行
天明多化燼木朽炭或化爲羊之狀又有花月之妖
乘少年之慾心則魅嘯梁之鬼據院宇之空閒以居
如此之類萬有不齊有莘之降伯有之厲何代無之
君子但須臨之以正付之不見不聞可也

嘗聞閩中一公館素稱妖氣客不敢宿一士夫過之性
素剛正云是焉有此我可卽宿館人阻之弗得乃仗
劍坐廳事令家人悉就寢少頃一老人來謁稱是土
神云素苦妖氣請公掃除公偉其言令擒至麾劍連

斬數首土神不見明晨喚家人家人不應乃所斬者
父母妻子奴僕也悔恨自縊而死其與邑丈人因黎
丘奇鬼刺殺真子之事何以異哉噫彼士夫者亦可
謂正而不知矣一土神能擒之一過客能斬之何足
謂妖哉

綠雪亭雜言疑劉阮天台遇仙之事曰二女既仙必能
離慾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採藥之夫自為伉儷
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
孫無有存者此乃述齊諧者之附會也余聞自炫其
身歎語移時卽薦枕席者大抵皆狐類然亦有仙女

鬼女不可一類推嘗聞秦中一方士云仙女風溫香
狐女風腥香鬼女風冷香以此辨之自得

凡深山峻嶺中多有光怪乃山中之炁所幻耳有一貴
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日晚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
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許里
山逾深心恐甚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
遞之近也既近非人所攜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
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余謂山
中之炁無所發洩則夜光而爲火地中之炁無所發
洩則湧而爲泉水火一氣也人顧信泉而不信火何

與

我松張澱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勸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矚之見一老嫗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紵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旦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群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

已可見山中光怪每每有之不獨火光爲然也夫人
之次女卽庠友趙吾綠之外母時爲予言甚詳非妄
土地邪妖不正之氣隨地發現不同今南方荆楚吳越
間人率家祀五通北方齊魯燕趙間人又率人祀靈
哥俗謂之魯橋仙諸處崇奉不同其爲不正之氣一
也此神多能移攝財物侵淫疾患及能魅人爲夫婦
交合之狀魅已則止家有犯者百計不能祛故俗長
奉惟恐後但人家方隆盛及貴富人福厚者彼自不
能干雖然一正可以驅百邪所干者大抵妖媚婦女
及淫邪少年耳

妖不勝德其轉移在一念之間嘗聞有蒞郡事者郡治後有小神祠前守率歲時祭賽不敢怠彼堅不肯賽曰豈有爲守而顧爲神所挾耶夢神謂曰不祭將殺汝長子已而長子亡又不肯賽復夢曰不賽且殺汝次子已而次子又亡其妻苦勸之乃具祭祭已羊豕牲醴之屬頃刻昏黑盡亡去守曰是必有妖物躡之得其蹤掘穴有老狐焉鐵鑊於廳事之左問二子所以亡故彼曰是命應死特假此要福耳因歷願入諸可欲如貨財美色珠玉等類以贖罪俱不應復曰願入諸古今名畫古書以贖不覺應曰諾卽不見竟不

可復得可見妖鬼所以得去與不得去者在人一念間耳欲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大抵老狐能魅人以覲父生能變化但未聞有前知貴人者然則狐能前知固獸中之仙與

人言千年楓樹化爲羽人信夫昔有一道者入四川深山中依大樹棲息旣久忽日有五老人揖道者言曰

吾輩近有大難仗公扶救道者問之曰五人生此山
久矣明晨有奉朝命採五輩者過此故來告公耳
道者曰諾凌晨治茗具至道口迎採木者問所欲曰
山有五樹貧道所庇息幸勿採採木者喜命匠者一
山俱勿伐至今立廟祠焉噫樹本無情千年化爲有
情則夫貞女化爲石千歲之狐化爲美婦又何可勝
道哉

凡二十六章

推篷寤語卷之一

長洲吳曜書
袁宸章權刻